□小小说

瓜棚下

寇建斌

马二走得浑身是汗，嗓子干渴得冒烟，正想找水喝，一股清凉香甜的气息袭来。他鼻翼翕动了几下，嗅出是成熟的西瓜味道，赶紧顺着味道寻去。不一会儿，就看到了一片西瓜地，不由心中暗喜。

马二一时冲动，干了件蠢事，从家乡仓皇跑了出来。公交车、火车不能坐，身上没盘缠，打的也不成。求搭便车，过路司机看他那副邋遢模样，谁也不肯停，呼啸一声就飞驰而过。这样，他只能靠两条腿赶路。他朝着一个方向不停地走走走，只想逃离家乡，逃得越远越好，至于要到哪里，根本没来得及想。一路上不敢进村，碰上地里有什么随便塞几口，不知走出了多远。此时，他又饥又渴，两条腿软得像面条，走路打晃，已疲乏至极。

西瓜的香甜味道钻入肺腑，马二加快脚步向瓜地走去。瓜味越来越浓。他看到了西瓜。那些西瓜刚摘下，堆在瓜棚处，正装运上车。这种瓜皮薄肉厚，沙瓤，能甜死个人。看着一大堆西瓜，他的魂儿都飞了。更为惊喜的是，他不光看到了西瓜，还看到了一个比西瓜还勾魂的东西——瓜棚里有个鼓得像西瓜一样的包，里边塞满了花花绿绿的票票。如果有了这些票票，他不只可以吃西瓜，还可以吃饭、打的、住路边店，干好多想干的事情。

西瓜堆消失，拉西瓜的卡车远去，只剩下了卖瓜的老汉。老汉把一卷纸币塞进那个黑皮包，随手一扔。黑皮包蹦跶了几下，趴在铺上。

马二两眼放光，一摇一晃走了过去。

卖瓜老汉收拾着地上散落的瓜皮瓜秧，顺手递给他个马扎。他斜睨了一眼瓜棚铺上的黑皮包，同时扫到垫着床腿的一块石头。

老汉收拾完，拍拍手上的土，从瓜棚铺底下抱过个瓜，猛拍一掌，递给他，“小伙子，吃吧，甜着呢。”

瓜裂开一道缝，露出通红的瓜瓤。马二一脸生冷，“我可没钱。”

老汉笑笑，“到瓜地了，吃个瓜，说啥钱，吃吧。”

马二稍一用劲，西瓜分成两半。他端起西瓜，埋头去吃。瓜汁流进肚里，如同河水浇进旱得开裂的土地，他干瘪的身体很快充盈起来。一个西瓜很快变成了几片瓜皮，老汉笑眯眯又递上一个。他拍拍鼓鼓的肚皮，没再接。这时，他感觉肚里有股气被西瓜的甘甜汁液顶跑了。他端详起老汉，没再去看那个黑皮包。老汉红脸膛，慈眉善目，身板稍有些弯曲，筋道硬朗，皮肤晒得油光发亮。看得出，老汉在这块西瓜地上下了力，也对换来的收获很满足。他忽然想起爹，想起老家的河套也有这样一块沙地，爹说过想种瓜，可爹的腿有风湿病，不能睡瓜棚，他不肯去，就没种。

马二弯下腰，先把瓜皮捡到一处，又把吐在地上的瓜籽一颗一颗捡起来，装进衣袋。老汉见了，笑着拍拍他的肩，走进瓜棚，提起那个黑皮包，把里边花花绿绿的票票兜底倒在铺上，拖出个盛着瓜籽的盆，往包里灌。包又鼓了起来，老汉把包递给他，“小伙子，想种瓜吧？那点怎够，带上。”

马二脸上的肌肉松弛了，话也不再冷硬。“大爷，您怎么称呼？”

老汉笑道，“村里人都叫我老嘎，其实俺不嘎。你要是不会种，就来找俺，俺不是吹，这村里种瓜俺数这个。”老汉用拇指点点自己的额头。

马二依稀看到自家沙地上长满了圆滚滚的西瓜，凉津津的瓜汁在肚里变成一股暖流，融化了心里那块硬物。他不想再往远处走了，打算带着这包西瓜籽回去，好好跟人家道个歉，就是打他一顿，蹲几日班房也认了。然后，就跟爹一起好好种瓜。等西瓜快熟时，自己去睡瓜棚。要是猪獾来了，对付它的办法多了，这玩意儿如今成了国家保护动物，不能打死。要是兔子，进了瓜地就别想跑出去。套住兔子，烤了吃，老香呢。至于蚊子嘛，买顶蚊帐就能对付。

马二恭敬地看着老汉，叫了一声“老嘎大爷”，深鞠一躬，拎起黑皮包，顺着原路，大踏步往回走。

□诗 歌

人在旅途（外二首）

丁 宇

记忆水域的驿站
承载生命的痛苦和喜悦
让粼粼秋水漾起的涟漪
在风浪的起伏中尽情诉说

人生旅途的中转站
见证岁月的悲欢离合
让热血和泪水铸就的诗篇
在秋雨中诠释着永久的牵挂

扬气理想的风帆
码头是心中不变的歌谣
每一次的团聚与分离
都有饱经沧桑的传奇故事

渐行渐远的故乡

枝头上熟透的故乡
在浅浅的月色中渐行渐远
金色的回忆
模糊了所有仰望的视线

越来越仓促的脚步
在蓝蓝的天空间渐行渐远
远去的歌谣
模糊了所有纯真的童年

在睡梦中喃喃地私语
在淡淡的思念中渐行渐远
父母的嘱托
模糊了所有时间的概念

村庄的琴弦上

爬满青苔的石板路
无法延伸心灵的诉说
日子却在灯笼中明亮起来
如同缀满枝头的浆果

失手打碎的陶瓷
无法弥合最初的梦
流淌的音乐在跳跃的琴弦上
隐隐约约灼痛如水的誓言
远离的村庄在风中哭泣
没有人会在意黄昏还是黎明
被季节苦恋一生的阳光
在轮回中拔节成岁月的沧桑

□诗 歌

盛夏的诗行

李 坤

随着一声蝉鸣，
暴雨倾盆。
你不知道的是，
一脚踩进水里，
一脚也踏进了夏天。
太阳的脸涨得通红，
目光落在溪水里，
比白银还耀眼，
打在水面上，
噼啪地响。
季节的血液在肆意窜动，
夏日这幅水彩画开始着色了，
大自然的调色师
把每一种色彩都用到了极致，
色彩浓烈，铺陈绚烂。
那声声流响，
是盖在夏日里的印章，
蛊惑出一首火辣的诗歌，
生动了一个盛夏。
我醉在光影里，
手舞足蹈地去追寻，
这个夏天最浓情的诗行。

□散 文

初夏，花开人间

杜学峰

初夏，花开人间。

谢灵运有诗曰：首夏犹清和，芳草亦未歇。初夏时光，一切还是风清日朗的眉眼，它迈着轻盈的步子，开启了一场花草的嘉年华。

母亲的小院里有一株紫藤萝，每到夏天，便如期盛开，淡紫色的花朵缀满了枝枝蔓蔓，一朵朵，一串串，像无数颗粉紫色的心在风里燃烧，腾起浪花般的雾岚，浩浩荡荡，如梦如幻，尽显着宗璞女士笔下的《紫藤萝瀑布》的盛景，令人陶醉。

这株紫藤萝有些年头了，却没人说得清它是如何生长在那的，许是风吹来的，又或许是鸟衔来的。它捧着一颗顽强的心，落地生根，在日光月影里勤勉生长，从春到冬，从嫩芽到牵藤，这中间历经过无数个黑夜，接纳过无数次风雨，终于走到壮年，枝叶繁茂，花开灼灼。我站在树下仰望，它如一尊参透世事无常的佛，在时光里温柔浅笑，每一寸脉络里都流淌着淡定从容的气息，让人心神安宁。

在老家，太阳花随处可见，大抵是好养活的缘故吧。随手撒一把太阳花的籽，很快便长出密密麻麻的嫩芽，又或者掐个枝条随意插进土里，它也能绝处逢生，立身脚下的泥土，繁衍出一大丛来。对门的李婶对太阳花相当痴爱，她家的庭院只留了一条窄窄的过道，其余的地方全部垦成花圃，种满了太阳花。李婶得了绝症，医院说治愈率非常低，接到诊断书的那天，家里的人都是一脸愁苦，唯有她，脸上挂着笑意，像一棵被命运掐断的太阳花，顽强地生长着。她说，我得像太阳花学习，无论如何都得竭尽全力地活着，我要多活几年，看着孩子们成家立业。她一次次地化疗，坚强地挺过了一年又一年。

此时的太阳花正沸沸扬扬地开着，绯红、紫红、雪青、明黄，远远望去像一群热闹的小蝴蝶，谁能想到这些普普通通的花草，会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呢。李婶蹲在花旁，深情地抚摸着那一团团的绚烂，眼底都是对日子的期盼，似乎苍白的脸上也多了几分明媚。这样的画面让我心生感动：原来每一个微弱的生命，都在坚韧地拼搏未来。

初夏，山野阡陌间最惹眼的莫过于金银花了。一丛丛，一簇簇，青翠的藤蔓恣意地延伸开来，有的在山石树木上攀岩，有的在沟渠草地上匍匐，随遇而安。娇俏的花朵从枝叶间探出头来，一簇金黄，一簇银白，在阳光里迸溅起澄明的光，明晃晃金灿灿，朵朵奔放热情。金银花又名忍冬，四季长绿，历经春的悸动，夏的繁华，秋的萧瑟，冬的苦寒，生生不息。

作家张恨水先生在《山窗小品》里写：“金银花之字甚俗，而花则雅……当疏帘高卷，山月清寒，案头数茎，夜散幽芬。泡苦茗一瓯，移椅案前，灭烛坐月光中，亦自有其情趣也。”你看，这素雅的小花也会给清寒岁月添了些许乐趣。

初夏，还有丁香，还有杜鹃，还有山荆……每一朵花草都在辛苦而温暖地活着，热气蒸腾，我们何不向一棵花草学习呢，在迢迢尘世里找到生命的光亮。

□散 文

破 念

李学玲

陕西有很多古香古色的小镇子，侯爷镇就是其中之一。据说，这里出过一个侯爷，所以就落名侯爷镇，老张的铁匠铺就在镇子的中央。这老张的祖上世代以打铁为生，他由此也学了一身真本事。虽然他打出的锄头耙子大铁锹远近闻名，但随着机械化浪潮的推进，生意一年不如一年，唯一的儿子也跟着打工的大潮南下了。不过，他的心态极好，和老伴两个人守着门可罗雀的营生，并不觉得冷清，反倒觉得既可以守着祖业，又可以自食其力不连累儿子，也算是难得的自在悠闲。

这天，天气闷热，街上行人不多，老张刚泡上一壶茶在门前的老槐树下坐稳，一个衣着讲究，自称从上海过来探望亲戚的外地商人缓步走来，据说是去车站路过这里，想讨杯水喝。老张本就是热情好客的人，一听说是外地客，赶紧忙不迭地递烟倒水。谁知那商人一眼就盯上了老张手中的茶壶，接过来上下左右看了个遍，眼睛直冒光。

“老人家，你这茶壶从哪儿来的？”客商一边端详茶壶，一边小心翼翼地问老张，“这壶您卖不卖？”

看客商问得急切，老张也有些吃惊了。这把破壶他也不知道用了多少年，反正他小时候就有了，他爹用过他接着用，儿子回来也用，也没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如果你卖，我可以出十万！”他见老张不做声，就又追加了一句。

老张的手抖了一下，差点把壶给摔掉地上。他是真没想过，就这把破壶能值这么多钱！可是他慎重地想了想，还是拒绝了客商的要求，他觉得，这把壶用了祖孙三代，很有纪念意义，给多少钱都不能买，留着也算是个念想。

客商走了，老张再也坐不安生了，干一会儿活就不由自主地看看茶壶，生怕碰着了，挪了几个地方都觉得不合适，干脆就收起来藏进衣柜里。这一夜他彻底失眠，一连起来看了四次，天快明时才勉强敢眯了几眼。

从此，老张彻底没了安宁日子，不停有人来问茶壶的事，甚至有亲戚朋友开始向他借钱，再加上生怕古董茶壶出意外，晚上提心吊胆不敢睡，没过多少日子，老张整个人就憔悴了很多。

这天，院子里又来了一拨人，谈起茶壶的事，其中也有孩子的大舅老孙。老孙开始并没有说话，看大家都说够圈了才从墙角挤过身说：“哥，我那个窑厂设备太落后，这几年也没赚着啥钱，等你卖了壶一定得资助我一些添设备用。外甥小时候去我家，我可亲着嘞！”老张黑着脸，狠狠吸了几口烟，站起来用脚使劲拧灭了烟头，快步从屋子里拿出茶壶，当着大家的面敲了个粉碎。院子里一片哗然，老伴连声叫着：“疯了，疯了，老头子，我看你是疯了！”众人默然退去，从此再没人提茶壶的事。

敲碎了茶壶，众人心里也没了念想，老张的日子很快就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心情好了，日子也似乎更加悠闲起来。没两年，他在城里给儿子买了套房子，一家人和和美美过起了全镇都羡慕的好日子，老张一直活到九十八才安然离世。

没人知道，当年，就在老张砸壶的头天晚上，那个上海客商拉着一个黑色皮箱，匆匆离开了张家后院。他用二十万买走了那把张家用了三代的茶壶。

草原风光 吴新民 摄

□随 笔

乡村是无锁的部落

钱国宏

时下的都市里，家家都有门锁，楼房也一律安上了防盗门。而在我的东北乡村老家，家家门上无锁，没有城里那种剑拔弩张的紧张氛围。民风至纯至淳的乡村中，至今闪烁着一道从未凋谢的风景——家家户户不上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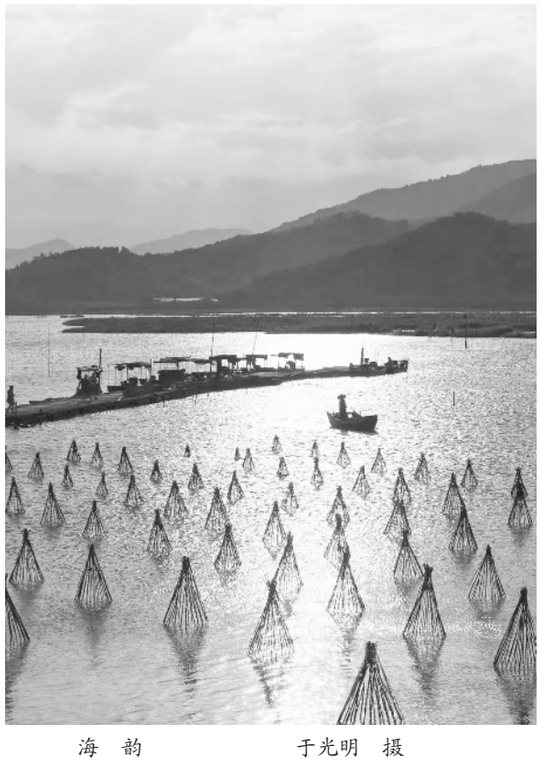
乡村人家住得密，一幢幢房屋像是亲兄弟似地连成了一片，方方正正的院落像楚河汉界两岸的棋子，规规矩矩地摆在庄子里。庄子活得很简单：篱笆院一围，就是一户人家；大门朝南，后门朝北，再弄两扇窗户，一户人家便有声有色地闪现在乡村里了。乡村四季倒有三季活挤。白天，家家户户的大门或虚掩着，或敞开着。成年男女劳力都荷锄下田去了，家里剩下的都是些稚童或老人。老人或背着粪筐慢慢悠悠在前庄后街转转，或拄着拐杖在村口的大柳树下闲聊；孩子呢，下河摸鱼虾、上树掏鸟窝……忙着呢！家门一律不上锁，又没人看护，会不会有贼人趁机入室行窃？这一点，大可不必担心。在乡村，人的心地和泉水一样洁净纯正，不消说贼人，就是连有“歪歪肠子”的人都没有！自然不会有人鬼鬼祟祟潜入农家翻箱倒柜。但是农家却在家中无人的情况下时常有外人大大咧咧地登门——路人口渴了，就近到一户农家找口水喝。在乡村没有“讨水”这一说，水是大自然赐予的，公来公去，你若渴了，便喝，没有人会为难你或让你领情，你也不必客气，只管喝罢了。

晚饭过后，劳累了一天的农人们仨仨俩俩地出了家门，拎着小板凳、摇着大蒲扇聚到村口的大柳树下，天南海北地闲聊。家门依旧不锁，顶多找根“丫”字形的小木棍一别了之——这还是为了防止散养的牲畜们进屋胡吃乱啃。

大人孩子整天都在忙碌，所以很多人家长年就是大敞四开的，一副“空城计”的样子。家门无锁，不是因为彼时的农户家家徒四壁——富裕程度并不能决定有锁无锁，倒是一种心境决定着锁头的用途——在坦坦荡荡的农民面前，贼人哪敢生出贼心?!

有些时候，家人临出门时忘了收晾晒在院中的衣服，等晚上进门时才发现：晾干的衣服已整整齐齐地放在了衣柜上——家门无锁，左邻右舍恰好帮忙。赶上雷雨天，左邻右舍还会跑进哪家，苫酱缸、收衣服、攒干菜、把院中的农具收归屋内、把散养的鸡鹅赶回圈中……家门无锁，竟还有这等方便之处。

应该说，农家的物质生活相对是落后的，贫困的。但就是这样，在我的记忆中，却从没耳闻目睹过入户行窃或哪家失窃的事。小小的村落，因无锁而折射出的信任度，确实让人感慨不已。我的老家，至今依然是门上无锁——因为淳朴的乡亲们懂得：再结实、再先进的锁也挡不住人心的贪婪。社会信任度的缺失，并不能通过锁的普及而能挽救的！在今天来说，锁也是一面镜子，它照出了人心的格局大小和世风的洁净程度——只要人人向善，风气好转，锁，终有“下岗”的那一天！



海 韵 于光明 摄

□小小说

金 扁 担

陈洪柳

妻子气呼呼：咱儿结婚没钱买房买车，你不是说有祖传金扁担吗？

我百般无奈：问题是我爸没传给我，我又不知道那东西藏在哪里。

父亲去世早，母亲含辛茹苦把我抚养大，她临终时跟我讲，祖传的金扁担，一定要继续传下去。我没太在意，全当耳旁风，准是老糊涂了，胡说八道。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怎么可能有神话里的金扁担，说这话太离谱了。

我是山城棒棒军，好不容易娶妻生子，依靠卖苦力养家糊口。地主的后代有古董，我信。贫农的后代有金器，谁信？虽然我压根不信，但是妻子深信不疑，她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一无所获。

穷怕了，穷疯了，妻子想抓住救命稻草，不断吹枕边风：尽快找到祖传的宝贝，找大老板卖个好价钱。你三十多岁才结婚，咱儿也老大不小了。

你咋老想着一夜暴富？咱不是暴发户，平头百姓就得踏踏实实过日子。

不是我瞎想，是你妈亲口跟你讲的，你亲口跟我讲的，我没无中生有，我没胡编乱造，老人遗嘱会没根没据？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真的有呢？

没谱的事，没影的事，傻子才信。

干脆回一趟老家，肯定藏在老家，去老宅翻箱倒柜找找看。刚开始我以为是一根长扁担，仔细一想不可能，应该是小小的没多长。你看电视里的金棺材，都不是大的，是那种小小的，咱家的宝贝应该藏在墙壁或者地窖。

老家在江西，二万五千里长征时，老爸随部队转战到四川，后来腿瘸了留在地方务农。爸跟我妈结婚后，没多久生病去世，我妈才搬回娘家重庆。我是遗腹子，我妈是女汉子，她一生要强，不肯改嫁，我们母子俩相依为命。

经不住妻子婆婆妈妈、唠唠叨叨，我去了一趟四川，走访了父母生前的单位，打听到一些情况：你爸是战斗英雄，负责后勤保障工作，运送弹药受伤中枪，骨头里取出子弹，抢救及时保住性命，腿瘸后光荣退伍，没听说金扁担的事。

妻子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落泪，一哭二闹三上吊，逼着我寻回江西老家。我不胜厌烦只好照做，答应她陪着我千里寻亲，千里寻宝。

皇天不负有心人，风尘仆仆找到祖籍地，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说：你家确实有金扁担，我们都听说过，但没有人看见过，可能财不外露吧。

老宅早就倒塌成一片废墟，妻子打了鸡血一般在原址挖了半天，只挖出几条蚯蚓，大失所望。我想查看宗谱，老人们说早就化成灰了，破四旧时期，红卫兵满村子抄家，一把火烧毁六本厚厚的线装宗谱，没收一批金银财宝。

晚上借宿堂叔家里，走火入魔的妻子悄悄附耳说：这回你信了吧？大伙都说有，那就真的有，可惜没藏宝图，说不定埋在你爷爷奶奶的坟墓里。

我火冒三丈，怒发冲冠，咆哮一句：滚！我总不能刨祖坟吧？即使有也属于国家，我再不孝也不会去干荒唐违法的事，从今往后不准再提这件事！

回到山城，妻子果真缄口不言金扁担，我也渐渐忘却，回归平静生活。

前些天接到一个长途电话，又打破了平静生活，堂叔用老人机报喜：我老宅拆旧房建新房，发现我们的家谱，一大家子太公后人。我爸文革后私下记载的，一直瞒着我们，直到去世都没同我们提起过这件事。家谱是繁体字，文言文，很多人看不懂，我也认不全，你要不要再回来一趟，看看上面的详细记载？

告知妻子后，她激动的眼圈湿润，一个劲催我赶紧买高铁票出发。

独自重返江西，捧着毛笔手书的家谱，翻着破烂不堪的宣纸，小心查找。祖宗保佑，果然发现一段鲜活的文字。据家谱记载，我爷爷是茶马古道的挑夫，带领乡亲挑担发家致富。我爸爸是全村力王，参加红军后挑弹药长征。

我恍然大悟，赶忙致电妻子：终于找到了咱家的金扁担啦……